

“破碎”的城市形象 ——论爱德华·阿尔比《美国梦》中的城市书写

王瑞瑒 陈爱敏

内容提要: 爱德华·阿尔比的戏剧创作产生于美国20世纪60年代社会转型时期,作品中出现的大量城市形象反映了当时社会存在的诸多问题,并且逐步成为刻画剧中人物形象,揭示现当代美国社会精神危机的重要手段。本文以其代表作《美国梦》为个案,通过分析作品中的城市形象,解读城市中人物的伦理关系,挖掘城市中的社会问题,深入探讨阿尔比独特的城市建构方法,为其作品中城市形象赋予更深的社会意义。

关键词: 爱德华·阿尔比 《美国梦》 城市书写 社会问题 空间批评

作者简介: 王瑞瑒,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英语语言文学。陈爱敏,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族裔文学研究和当代美国戏剧研究。本论文系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20世纪美国转型期戏剧中的都市空间研究”(15WWA001)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The Broken City: Urban Writing in Edward Albee's *The American Dream*.

ABSTRACT: Ever since the 1960s, Edward Albee has created a large variety of works, within which we can find a lot of city images. Albee's urban images reflect many social problems which took shape in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of the mid-century, and have becom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means to portray characters and to reveal the spiritual crisis in contemporary American society. Taking his representative work *The American Dream* as an example, the paper plans to analyze it from the following aspects: the city images emerging in the work, the eth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haracters, the major social problems in the city, and Albee's unique way of constructing the city image. With

all these efforts, the authors hope to give Albee's city images more social meaning.

Keywords: Edward Albee, *The American Dream*, city writing, social problem, spatial criticism

Authors: Wang Ruiyang <943279984@qq.com> is a Ph.D. candidate, majoring in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Chen Aimin <chaim2905@163.com> is professor of English at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China (210023). His recent research interest is contemporary American drama and urban studies.

DOI:10.16077/j.cnki.issn1001-1757.2016.04.008

自列斐伏尔 (Henry Lefebvre) 在《空间的生产》(*The Production of Space*, 1974) 一书中开启“空间”批评的先河以来, 各种关于文学文本的空间解读纷至沓来, 而空间和社会、历史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为学界关注。城市空间——尤其是文学中的城市, 作为一个特殊的场域, 再次成为学者们研究的对象。美国戏剧作家爱德华·阿尔比 (Edward Albee, 1928—) 的戏剧作品大都以 20 世纪中期的美国城市为背景。其城市形象建构与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塑造、结构安排与情节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舞台戏剧表演的细节上, 城市形象的渗透也为推动剧作情节发展、展现人物形象、揭露社会问题提供了有效手段。

《美国梦》(*The American Dream*, 1961) 是阿尔比的代表作, 其创作背景正值美国社会动荡期: 越战、民权运动、妇女解放运动此起彼伏, 自 20 世纪初期兴起的消费主义热潮愈演愈烈, 这些都使得普通民众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经济和科技的过速发展加剧了社会环境的异化: 大资本家抢占了社会的主要资源, 普通民众对于个人自由、经济平等、社会公正的幻想已逐渐破灭。作为对当时“精神空虚”社会问题给予回应的、两部以“美国梦”命名的文学作品: 诺曼·梅勒 (Norman Mailer, 1923—2007) 的小说《一个美国梦》(*An American Dream*, 1964) 和阿尔比的《美国梦》, 揭示了“美国梦”的实质。阿尔比的《美国梦》被评论家公认为“开启了美国荒诞派戏剧的先河” (Greenwald 45)。该剧以都市纽约为原型, 深刻揭露了城市中存在的“种种伪善行径” (Cosser 30)。借助于独特的讽刺技巧, 阿尔比突破了传统意义上单纯的城市意象的建构, 赋予了城市更加宽广的内涵: 城市已不再是简单意义上的客体, 更代表了作者对于社会的丰富的精神体验, 是对美国社会发展全景式的描摹。通过对作品中所出现的城市意象的分析, 深入考察并反思戏剧中人物的生存状态, 本文拟从理论层面挖掘“城市”这一特殊的空间场域背后所包含的深刻社会意义。

一、城市聚焦: “房屋” 意象的再现

戏剧文本中的城市形象往往由多种含义丰富的能指组成, 包括社区、商店、道路, 以及出现频率非常之高的——公寓。在 20 世纪中期的城市化进程中, 大量火柴盒似的公寓拔地而起, 并堆砌成一个个看似对称、实则各异的社会框架。数量众多的公寓将有限的社会群体从地理方位上加以区分, 其内部出现的同样具有分割属性的房屋也成为构筑戏剧情节、聚焦城市实况的绝佳场所。无论是戏剧大师易卜生 (Henrik Ibsen, 1828—1906) 的《玩偶之家》(*A Doll's House*, 1879), 还是现代戏剧家品特 (Harold Pinter, 1930—2008) 的《房间》(*The Room*, 1957)、《生日晚会》(*The Birthday Party*, 1957), 其中都不乏涉及“房屋”意象的描写。

例如《房间》中的桑兹夫妇,他们试图占有罗丝的房子,“借由占有空间来明确自身的存在”(于文思 96)。在易卜生的代表作——《玩偶之家》的结尾,房屋从女主人公娜拉原先的庇护所变成了阻止她通往自由之路的牢笼,房屋(house)前后形成的巨大反差折射出娜拉女性意识的觉醒。阿尔比的作品也不例外,从早期作品《沙箱》(*The Sandbox*, 1959)到成名作《谁害怕弗吉利亚·沃尔夫》(*Who's Afraid of Virginia Woolf*, 1963),再到集大成之作《美国梦》,阿尔比塑造了大量的“房屋”意象。在《美国梦》中,前后共出现了五位人物:姥姥、爸爸、妈妈、巴克女士(访客)、孩子(美国梦的化身)。爸爸、妈妈和姥姥一齐租住在狭小的公寓之中,而公寓独自承担了展示所有戏剧人物活动的舞台空间。

在戏剧的开场,观众看到了破旧公寓中几乎所有的设施都亟待修理:冰箱、门铃,甚至是厕所的抽水马桶都处于罢工状态,如此的开头也在暗示社会环境的败落(Mahal 161)。

爸爸:当我们拿到公寓的时候,他们飞速地让我签了合同,并让我提前支付了两个月的房租。

妈妈:和一个月的保证金。

爸爸:……还有一个月的保证金……他们的速度真是够快……但是现在,请他们来修一修冰箱,修一修门铃,修一修漏水的厕所马桶……为什么在这方面他们就快不起来呢……(59)

房屋的破落意象从深层次揭露了外部环境的加速恶化。在金钱至上的社会风气影响下,房主与房客之间只剩下利益的关联。从居住环境的恶劣到人际关系的冷漠,社区内的住户时刻都可以感受到周遭环境的敌意,以及由此导致的人性的缺失。在《美国梦》中,阿尔比为爸爸和妈妈、姥姥设置的房屋公寓,构成了美国中产阶级社区居住群体的生存状况,这些社区也组成了一个微缩式“城市”,与城市形象的大背景遥相呼应。凯文·林奇(Kevin Lynch)在《城市的印象》(*The Image of the City*, 1990)一书中提及,“任何一个城市都有一种公众印象……迄今所研究的城市印象的内容是与物质形式有关的,可以分为五类:道路、边沿、区域、结点和标志”(41)。在爸爸和妈妈租住的房屋之中,随处可见这五类城市意象所代表的原型。

每一间公寓都是一个特定的“区域”,不仅具备着地理方位的空间划分属性,还承载着不同的家族文化和精神梦想。和爸爸妈妈一起居住期间,姥姥常通过加工纸盒赚取零用钱,这种手工纸盒可以被视作一种小型的“标志”:每个完工的小盒子都是姥姥的精神寄托,它是城市空间真实的生活写照,也是房间这一单个区域中姥姥的专属“标志”。纸盒完工之后,姥姥常把做好的成品堆在过道上,或者踢到爸爸脚边以示不满;爸爸和妈妈也经常会在过道放置两把扶手椅或闲聊、或商量“大事”。舞台上的过道代表了城市中的“道路”意象,被赋予一定含义:“道路”既是人们行走的必然途径,同时也是连接人际关系的纽带;该剧中的道路又似连接不同场景的链条,将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有效地联系在一起。除了台上空间的使用之外,舞台外围的一周也经常被放置一些物品,类似的外部区域的利用也是该剧的一大特色:姥姥在受到冷落或者威胁时,会随意把做好的盒子扔到舞台周围,舞台周边这些杂乱堆砌的盒子和舞台上无视姥姥说话的爸爸和妈妈构成了鲜明的对比,反衬了家中亲情的淡薄。同时,也在向观众传递着隐含的信息:在爸爸妈妈眼中,姥姥就像放置在舞台旁边的盒子一样,是可以随意

丢弃的。在表演进行时,通过“边沿”的带动作用,剧场观众和舞台表演在空间上的距离进一步缩小,对于舞台“近距离”感知也增加了台下观众的剧场参与度。在经过不同的过道、楼梯、走廊之后,每个演员都进入了自己专属的房间,达到了不同个体所占领的具有较强的人文属性的社会个体“结点”。在爸爸、妈妈和姥姥共同居住的公寓之中,许多小型的房屋“零件”都找到了与之相匹配的大型的城市印象的符号原型,为作品的城市书写构造了一个栩栩如生的“微缩模型”。

《美国梦》中,城市意象,尤其是房屋意象的组合让社会的面貌有了较为全面的展现。无论是小范围的户内生活场景、房屋构造,还是大范围的群居社区或户外景色描写,都构成了美国社会的细小分支,组成了寓意丰富的城市符号系统。

二、退化的城市:伦理的严重缺失

自20世纪初期以来,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消费主义热潮席卷了美国社会,“消费是人生最高目的”的价值观也逐渐渗透进美国民众的生活方式中,促使了个体间的关系走向异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找不到多少爱和恨;更多的是一种表面上的友好……在这种表面现象之后是距离与冷漠,以及许多微妙的不信任”(弗洛姆 113)。按照马克思主义学说,异化是指“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马克思 29-30)。换言之,这样的人际关系恰恰就是一种使人感到与自身疏远、与周围疏远的经验,这使得个体与个体之间的相处变得举步维艰,而《美国梦》中异化的城市生活恰恰是美国社会伦理道德问题的真实写照。家庭成员间缺乏相互理解、信任,家庭纷争不断,这些都使得普通人之间的感情被剥夺了原有的意义;异性间示爱的举动、母亲对孩子的爱抚、主人对于客人热情的招呼,这些动作似乎都还存在,然而其背后的意义纽带却早已断裂。在剧中,作为社会工作者的巴克女士来到爸爸和妈妈的家中,准备为夫妻二人安排领养事宜。

妈妈:……你确定你舒服吗?为什么不把你的裙子脱下来。

巴克女士:我肯定不介意呀。

(她脱掉了她的裙子)

妈妈:是啊,那你一定会感觉好多了。

巴克女士:我的确看上去要舒服得多。

爸爸:我准备傻笑和脸红。

妈妈:爸爸准备傻笑和脸红。(79)

进门后,爸爸和妈妈本应对巴克女士的到来表示欢迎,但在这里,爸爸的“我准备傻笑和脸红”、以及妈妈的无意义重复“爸爸准备傻笑和脸红”却构成了一种十分怪诞的动作指涉。这一系列“机械化”动作展现了阿尔比戏剧中的“荒诞”元素,也还原了消费主义社会环境下,人与人之间相互分离、却又因自私和相互的利用而在一起的讽刺现状(弗洛姆 114)。

无论是对待客人还是对待自己的家人,爸爸和妈妈的行为举止都十分怪异。爸爸性格懦弱,他唯一主动去做的事情就是“打开门”,其余的时间都在完全按照妈妈的指令行事,是剧作家塑造的无用型人物;妈妈为人强势,自私自利,有着极强的统治欲望,和爸爸在交流上存在

巨大的差异和障碍。爸爸妈妈的婚姻并不是爱的结合,只是建立在互相的利益索取和对于金钱需求的满足之上。妈妈甚至还对爸爸宣称:“我有权利依靠你而生活,因为我嫁给了你,而且因为我每天让你享受性生活,当你死后,我有权利拥有你全部的财产”(Albee 67)。显然,这与19世纪神圣的婚姻观念相违背,将感情完全变成了“情色交易”和“利益交易”,这种无爱婚姻背后隐藏着道德感情的缺失和伦理观念的淡化,也真实反映了20世纪中期美国家庭生活的情形。婚姻被看作是一种继承遗产和传宗接代的工具,在其基础上所建立起来的物质主义、机会主义和伪善行为已经成为了阿尔比剧中人物形象的“模仿”重点。通过塑造具有象征性的角色——如自私的妈妈、懦弱的爸爸,虚伪的巴克女士,阿尔比作品透视了美国人际关系的虚伪与道德沦丧。剧中的角色对于周围的一切事物毫不在乎,他们生活在自己构筑的虚假的完美世界里。《美国梦》对于美国社会日益膨胀的消费主义给予了辛辣的讽刺,迫使观众直面“表面光鲜靓丽的中产阶级生活背后的狂暴和绝望”(Kittredge 46)。

在巨大的消费主义浪潮的影响之下,不仅爸爸和妈妈的结合完全是建立在金钱基础上,夫妻二人对于姥姥和孩子的态度也充满了利益化的气息。他们对于姥姥十分无礼,时常将她的合理要求看作老年人愚蠢的“迟钝”行为。尽管姥姥为了全家的衣食温饱操劳了大半辈子,妈妈还是执意要送姥姥到养老院去住,不希望她成为夫妻二人的经济负担。

妈妈:现在,或者做一个乖乖的姥姥,或者你知道后果的,被装在车里带走就是你的归宿。

姥姥:你不必恐吓我,我见的世面多了,况且……

妈妈:好的!一会儿再找你算账,我会把你的假牙藏起来……我会……(95)

姥姥是剧中唯一显得正常的人,她孤立地处在个人身份缺失和道德沦丧的危机之外,最后还是被安排在了舞台之外(非戏外)(Bigsby 129)。阿尔比在《纽约先驱讲坛》(*New York Herald Tribune*)中指出,“这是一出极具象征意义的,关于可耻对待老人行为的戏剧,类似的行为毫不夸张地说,与谋杀无异”(Amacher 35)。

在姥姥和巴克女士的交谈之中,观众探听到了爸爸和妈妈无法生育的真相,而巴克女士此次到访也是为了解决夫妻的问题。其实在多年之前,爸爸和妈妈就曾经从巴克女士那里购买过一个婴儿。婴儿在被带回家之后,不停地哭闹,而且和夫妻二人没有一点相似度,为此爸爸和妈妈就开始虐待这个孩子:他们把它的眼睛从眼眶中抠出来。当这个孩子开始玩弄起自己的生殖器时,爸爸和妈妈又把它的手和生殖器官全部剁掉,让它自生自灭。让人哑舌的是,巴克女士在获悉夫妻二人的行为之后,欣然表示赞同和支持。

姥姥:那就是他们所思考的事情。然后,它对于那方面开始感兴趣了,就是你们所想的那方面。

巴克女士:就是我想到的那个方面!啊,我希望他们砍掉它的双手!

姥姥:哦,是的,他们最终那样做了。但是首先,他们切掉了你知道的那个东西!

巴克女士:真是好主意!(100)

在知情者的冷漠围观和当事人的无情对待之下,孩子的生命走向了终结。剧中夫妻二人

对姥姥和儿子的行为可以简单概括为——“杀子虐母”，“这类的暴行实则违背了人类业已形成的伦理禁忌”（张连桥 30）。阿尔比创造了一个“无名”的家庭，每个家庭成员的价值都被商业化了，孩子存在的价值甚至只是为了让母亲获得满足感。占有感和索取欲占据了社会的全部，而“美国梦”所崇尚的责任感、正义感、家庭感已经荡然无存。

在阿尔比的作品之中，类似的“非人”行为时有发生，无论是《沙箱》中将老人关进“沙箱”致死的夫妻，还是《谁害怕弗吉利亚·沃尔夫》中编造自己有孩子，后又在精神上残忍将其杀害的夫妻，都真实反映了美国社会转型期所出现的巨大的人格偏差和心理变态，其笔下的家庭小单元是大环境社会伦理问题的一个缩影，也反衬了在众多外部力量的冲击之下，家庭伦理关系的混乱和道德力量的缺失。《美国梦》一作中，主要的人物在追求所谓的“美国梦”的进程之中，脱离了真实、具有积极的道德责任感的生活状态，进而转向怪异的消费主义幻觉和个人的孤立之中。在追求虚幻梦想的过程中，中产阶级者所憧憬的“美好生活”带来的却是社会的异化、经济的不平等以及真正梦想的破灭，这也突出了阿尔比作品中城市生活的描写场景对于当今社会现象的有力回击。《美国梦》中的城市书写还原了消费主义观念膨胀时代的美国社会现状，在这个似乎蔓延着各种各样“瘟疫”的国家里，人们只相信金钱的力量与功用，道德伦理退化的最终结果是个体的孤立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严重异化。“人丧失了他在社会的中心地位，成了经济目的的工具，人性被完全扭曲了，人的生活已失去了价值和意义，这就是当代社会的最大病症”（弗洛姆 6）。《美国梦》正是美国 20 世纪中叶，经济、社会转型时期，人与人、人与社会，乃至整个城市精神文明退化的再现。

三、“危机”城市：社会实况的记录

自 20 世纪初期美国完成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后，一跃成为世界经济第一大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于消费商品的开支和住房建筑业的迅猛发展，随着城市化的加快，消费文化在中产阶级群体中的普及度日益加深，“消费主义取代经济自主和民主参与而成为美国自由的核心定义”（方纳 1207）。与此同时，外来移民数量的日益增长促进了美国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飞速发展，并让整个美国沉浸在“过快的成长和变化”的转型之中（Spiller 269）。该阶段突出的特征之一就是 20 世纪中叶美国社会涌现的各式各样的妇女运动，该运动产生的女性社会群体逐渐占据了城市生活的主流，甚至包含“妇女辅助空袭集团委员会”这类让人匪夷所思的“职能”机构。与预期情况相悖，社区团体的兴起并没有能够推动当时社会的进步，阿尔比为此特意塑造了巴克女士这一特殊形象。作为“妇女俱乐部”主席的巴克女士，在发现了爸爸、妈妈二人和姥姥之间的家庭纠纷时，以十分官僚的口气惺惺作态，假装安慰了姥姥，安抚了大家的情绪。可实际上她的行为与她的言辞相差甚远，她早已将自己的母亲送到了敬老院，可谓“五十步笑百步”。后又作为“妇女辅助空袭集团委员会”机构的负责人，巴克女士在问到爸爸妈妈对于空袭的看法时，二人斩钉截铁的回答让她十分恼火，也体现出社团群体对于群众的教化作用趋向于无。

巴克女士：哦，多么和谐的家庭啊。让我思考一下，最近在“妇女辅助空袭集团委员会”各种公务缠身。顺便问一下，你们怎么看待空袭这件事情。

妈妈：我想说，我们是敌对的。

爸爸：是的，当然，我们是敌对的。

巴克女士：那么，你们在那儿是派不上什么用场的。在这个世界上，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敌意，但是我不缠着你们的。现在这年头，让人头疼的事情也同样不少。（91）

在20世纪中叶，美国社会各类社团众多，却起不到任何推动社会发展、促进社区和谐的积极作用。这种社团只是一种变相的社会傀儡，耗费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阿尔比对于社团的精彩描写体现出了该剧本浓重的先知性，因为它不仅折射了美国当代社会的妇女机构面临的种种危机，更是以它的宽度和广度，预言了此类机构在数十年后的持续衰败。

由巴克女士所代表的社区联盟形象和爸爸妈妈所代表的社区普通家庭成员的生活范式，逐步成为揭露美国20世纪城市危机的重要部分：这一社会是建立在金钱基础之上的“机械”社会，人与人之间感情的维系全部依靠金钱，家已经成为一个空虚的所指，是充斥着虚伪气息的舞台形象。所有的人物都住在狭小空间里，利欲熏心，勾心斗角，这也是亟待改良和发展的社会。除爸爸、妈妈、巴克女士所代表的美国城市形象之外，剧中还出现另外两类、以领养的孩子和姥姥所代表的美国形象。

爸爸和妈妈从巴克女士处收养的第二个孩子在剧末走上舞台：他长相帅气，浑身上下散发着浓重的中西部牛仔气息。这个外表朝气蓬勃的男孩完美诠释了美国人心中经典男性形象，甚至连姥姥都情不自禁地称呼他为“美国梦”。经过后续剧情的发展，观众才获悉这个孩子正是之前爸爸妈妈收养的婴儿的孪生兄弟，出乎意料的是，在他光鲜的外表之下隐藏着一颗丑陋的心。和姥姥交谈的过程中，这个年轻人自始至终都在宣称，自己是不完整的。

姥姥：是的……如果不介意我这个老婆子啰嗦，你是否可以告诉我，为什么你可以为了钱，去做任何事情？

年轻人：不，不，我一点儿也不介意。这是采访的一部分。我很开心告诉您，因为我并没有什么天赋，除了你所看见的：我的人，我的身体，我的脸。在其他的任何一方面我都是不完整的，所以我必须……补偿。（113）

无父母陪伴、唯一的兄弟失散，加之社会外部环境的冷漠造就了年轻人在心灵上难以抚慰的伤口。为了填补内心的空缺，他用物质化的手段加以修复，让金钱成为了自己追逐的目标。显而易见，年轻人用自己健硕的身体赚到了钱财，却始终不能找回丢失的精神世界，该形象也是美国社会当代年轻人形象的真实“复制”：缺乏父母的关爱和正确的价值观引导，加上盲目的自信与自我膨胀让许多年轻人迷失了方向，个人归属感的降低和精神的极度空虚造成了年轻一代家庭安全感的缺失，最终由激进派转变为“垮掉的一代”。年轻人在精神上受到的创伤实则是美国当代家庭观念淡薄，社会人际关系疏远的一种隐喻，他们没有延续美国梦的“自由、平等、正义”的优良品质，转而成为机械化社会的受害者，逐渐成为城市的附庸。

与爸爸、妈妈、年轻人都有所区别，姥姥是家中唯一对于旧时美国社会有着切身体会的角色，因此姥姥实际是阿尔比作品中的可靠叙述者，她将周遭的一切事物尽收眼底。姥姥对年轻人描述道，她曾经和一位农民结婚，他们参加各式各样的农场比赛，在远离城市的乡村获得了幸福的体验。姥姥通过对城市和乡村、过去与现在的生活进行对比，透露出对当代城市生活的失望，也以见证者的独特身份对过速的城市进程进行了批判，呼吁在当代城市生活之下的美国

民众能够从迷失的状态下自我解救,返璞归真。在剧本的尾声,爸爸和妈妈,以及巴克女士因为找到了理想的收养的孩子而喜不自胜,姥姥则以局外人的身份提到:

姥姥:

(打断……对着观众)

不管怎样,结局如何,这是一出戏。我认为我们最好不要走得太远。不,当然不要。让我们就此停止吧……毕竟大家都很开心……每个人都得到他想要的了……或者说,每个人都得到他认为他想要的了……晚安,亲爱的。(127)

姥姥的话语暗示观众:收养的孩子绝非是真正的“美国梦”的化身,一家人的生活也不会因此而有太多的改变。但是这样的结尾已经足够了,因为当下的美国社会实在不能更糟糕了,就让爸爸、妈妈、巴克女士、年轻人活在自己构想的美国社会中吧!在《美国梦》一剧中,美国的城市形象在三代人身上交替变化,观众看到了爸爸妈妈为了追求所谓的“美国梦”而进行极具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精神的种种行动,听见了姥姥对于美国社会新旧形象的对比、批判,感受到了收养的孩子因为身心的创伤而经历的精神状态的迷失,从视觉、听觉、感觉三个维度体验到了工业化进程中的美国城市生活。阿尔比利用了电影中常见的“蒙太奇”拍摄手法,让不同年代的美国社会形象在三代人之间以不同的方式进行穿插,取得了交互式的放映效果。在现实社会的冷漠和资本主义生产蓬勃发展的社会背景下,美国的城市形象在种种外力的冲击之下走向重重的危机之中。对此,阿尔比给予了解决的办法,即“让收养的小伙子回到150年前的美国去吧,回到19世纪初期的美国,那时的美国才是真正统一,有着梦想的国度”(Albee 106)。阿尔比对于美国城市形象中出现的种种危机的刻画实则对于美国人生存状态的一种重新、深入的思考,这也构成了城市书写中浓墨重彩的一章。

结 语

纵观阿尔比的戏剧,城市形象比较常见。在《谁害怕弗吉利亚·沃尔夫》的开场,观众看到的是大学校园的场景。作为城市形象的一部分,它无疑是高雅的殿堂,但是校园却被黑暗、夜色笼罩。作为一个文学意象,它引发了观众很多的舞台外空间想象。《山羊》一剧中,由主人公马丁设计的“世界之城”颇为抢眼,这是资产阶级希望征服世界的切实写照。在该城市的构筑过程中,大量的土地资源被占用,原先的美丽风景也因过度开发,荡然无存。凸显了当代城市在建筑过程中与自然景观的种种冲突,体现了后工业时代人与自然的对立。

20世纪中期美国城市发展已经进入鼎盛期,但伴随而生的是各式各样的社会问题。阿尔比笔下异化的城市形象,正是那一时期美国城市病的真实写照。经济、科技的飞速发展,人们从“自身命运的主宰”变成了现代技术的“雇佣劳力”和“小人物”(何顺果 248)。自我价值的否定、亲情关系的疏远、夫妻感情的利益化、邻里关系的虚伪,“美国梦”所带来的社会效应早已与其初衷背道而驰,与姥姥手中“外表光鲜,内在空虚”的手工礼盒无异。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到20世纪初,美国兴起的城市化运动在推动了社会向前发展的同时,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带来的负面影响,所引发的城市人精神上的危机等,不得不引起当今我们对城市化进程中如何处理好人、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思考。阿尔比作品中的城市形象,无疑又是我们反思的重要素材。

引用文献【 Works Cited 】

- Albee, Edward. *The American Dream and The Zoo Story*. Signet: New American Library, 1959.
- Amacher, Richard E. *Edward Albee*. New York: Twayne, 1969.
- Biggsby, C. W. E. *Albee*. Edinburgh: Oliver, 1969.
- . *Modern American Drama: 1945—2000*.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6.
- Coser, Stelamaris. "The 'American Dream' and the Literature of the 1960s." *Revista Sinais* (2010): 20–40.
- Foner, Eric. *Give Me Liberty!: An American History*. Trans. Wang Xi.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0.
[埃里克·方纳:《给我自由!一部美国的历史》,王希译,北京:商务出版社,2010年。]
- Fromm, Erich. *The Sane Society*. Trans. Sun Kaixiang.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11.
[艾里希·弗洛姆:《健全的社会》,孙恺祥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
- . *A Selection of Fromm's Works*. Ed. Hwang Songjie.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89.
[艾里希·弗洛姆:《弗洛姆著作精选》,黄颂杰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
- Greenwald, Michael, et al, eds. *The Longman Anthology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Drama: A Global Perspective*. New York: Pearson Education, 2004.
- He, Shunguo: *Fifteen Lectures on American History*. Beijing: Peking UP, 2007.
[何顺果:《美国历史十五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 Kittredge, James Frederick. "Chasing a Myth: The Formulation of American Identity in the Plays of Edward Albee." Diss. 2006.
- Lefebvre, Henry. *Writing on Cities*. Trans. Kleonore Kofman and Elizabeth Lebas. Oxford: The Blackwell Publishers, 2000.
- Lynch, Kevin. *The Image of the City*. Trans. Xiang Binren. Beijing: China Building Industry Press, 1990.
[凯文·林奇:《城市的印象》,项秉仁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0年。]
- Mahal, MsRamandeep. "Adoption and Infanticide in Edward Albee's *The American Dream*."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7 (2014): 160–70.
- Marx, Karl, and Friedrich Engels. *The German Ideology* (Excerpts).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3.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
- Spiller, E. Robert. *An Introduction to the American Literature*.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66.
- Wu, Qingjun. "City Writing in English Modernist Novels." *Journal of Foreign Literature* 4 (2013): 132–37.
[吴庆军:《城市书写视野下的英国现代主义小说解读》,《外国文学研究》2013年第4期,第132–37页。]
- Yu, Wensi. "A Phenomenological Reading of the Theatrical Space in Harold Pinter's Plays." *Contemporary Foreign Literature* 4 (2015): 93–100.
[于文思:《沉默空间与自我确证——哈罗德·品特戏剧空间结构的现象学意义》,《当代外国文学》2015年第4期,第93–100页。]
- Zhang, Lianqiao. "'Kill Child and Abuse Mother' with Ethical Taboos: On the Ethical Crisis in *The American Dream*."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Foreign Language Study* 11 (2014): 25–30.
[张连桥:《“杀子虐母”与伦理禁忌——论〈美国梦〉中的伦理危机并最终引发了伦理危机》,《当代外语研究》2014年第11期,第25–30页。]

(责任编辑:舒程)